



散文

# 家乡日出

姚化勤



一抹柠檬黄沁出天际，淡淡的，泛着若有若无的光。天地间仍一片朦胧，唯有斜上树梢的月牙儿格外分明，银钩样，钓出一地古老的音乐声：“吱——吱——”听清了，是蟋蟀们演奏的小夜曲，天然、纯朴中透出几多激昂。这些乡亲们称为“纺织娘”的歌手初心未泯，要继续唱着《诗经·豳风·七月》，在田间迎迓太阳？抑或也要提醒我莫忘当初？就有遥远的记忆，浸着月光，朦朦胧胧，飘到眼前。

那是我中学毕业后的第一个麦季。夜晚，随队长牛娃叔下田护麦，躺在井旁新割的麦秸上，被镰把磨出血泡的手掌隐隐作痛。

心也隐隐作痛。

睡不着，就想起几个同学刚回生产队报到时，牛娃叔说过的话：“好，牛犊上轱了。”是希望我们也成长为健壮的牛吧？是的。生在农村，吃着生产队的大锅饭长大，又赶上“文革”，高校停止招生，我们别无选择，只有接过父辈拉套的轱了。可我们能像牛娃叔们一样吃苦耐劳吗？他们一年四季劳碌，冬闲还要开渠打井。更有十几条汉子，每人一辆板车，跑进山窝运制井管渠板的碎石砾，往返500余里，再拉着千斤重载，一趟下来，人瘦一圈啊！他们竟拼着一股子牛劲，拉了一趟又一趟，直到村里上千亩土地变成了旱涝保收田！

当然，拉石砾之类的重活轮不到我们干。老牛们舐犊情深，牛娃叔说：“娃们刚下学，嫩，别累坏了身子骨。”可即使一般的农活，我们也很难扛得住。这不，才割了几天麦，我已经累趴在了田间。

农村水清天蓝，夜幕降临后，不仅有蟋蟀们亮起歌喉，更有鸡鸣犬吠、牛哞羊咩，还有婉转的夜莺伴唱，天籁一片。然而，置身其间我却毫无享受大自然的惬意，抚摸着手掌上的血泡，觉得肩上的轱那样沉重，不像农具，像刑具，也要把我轱成父亲、爷爷一样出苦力的牛。所以，天籁再美妙，都是对牛弹琴，在我听来只是一团嘈杂。当然，我也没想到过观看日出，觉得背负的老太阳好像牛拉柴车的木轮，天天从我们的脊背上碾过，转得缓慢而沉重。

直到手掌的血泡进化成了老茧，我由“娃”晋升为“汉”——庄稼汉了，心情才开始好转，也才听出这天籁的别一种韵味。

那时，已经分田到户，乡亲们再不愁细粮白面。我们几个年轻汉子，收工后，照样喜欢扎堆村口地头，听牛羊唱晚，伴虫声入眠。而随着心境的改变，再听大自然的声音，哪怕一缕风，也有了少许古筝的诗意，田间歌手的吟唱就更加悦耳了。

分了责任田的乡亲犹如走出文件夹的文件，被打包时无法展示个体风采，一旦挣脱大集体的束缚，里面蕴藏的文字立马“活”了，竟将往日的土地一下子种成了活泼泼的诗行，什么粮瓜间作呀、麦棉套种呀、大棚蔬菜呀……变一年夏秋两熟为三熟、四熟，乡亲们的收入翻着个儿增长。他们不再固守在一亩

三分田里讨生活，开始另辟蹊径，放飞多彩的致富梦了。牛娃叔率先做了养牛专业户，村人群起效仿，家家养，户户喂。当然，人们养牛已经不是要牛耕田了，而是把牛当成了赚钱的商品。由于牛肉走俏市场，养牛又有不花钱的饲料——秸秆，牛粪还能肥田，本小利大，一时间，村村都兴起了养牛热。养牛成了家乡的一道风景，以至于引起新闻巨擘穆青先生的注意，将之写成了长篇通讯《赶着黄牛奔小康》，洋洋洒洒，发表在《人民日报》的头版位置上。

但是，实话讲，奔小康可不似摇摇笔杆轻松，赶牛人也必须牛一样吃苦耐劳，忍得住累和脏。虽然牛多了，可收获季节，牛不能帮助割麦掰玉米，人们反而要为他们铡秸秆、储饲料，忙上添忙。所以，尽管养牛使乡亲们的钱包慢慢变厚，当手头有了些积蓄后，仍有不少人家开始卖了黄牛买“铁牛”。

就在家乡养牛热开始降温的拐点，我也告别了我的村庄。我的离去是为了寻求自己的梦。我承认，作为牛娃叔心目中的牛犊，尽管我遗传有“牛”的基因，憨得被后来的同事讥为“土老帽”，却并未真正长成牛娃叔似的老黄牛，不但缺少他们任劳任怨的精神，对家乡的感情也远没他们深厚，总认为家乡比不上城市，无论怎样发展，骨子里依然陈旧。譬如我的名为“半截楼”的村庄，人们丰衣足食后开始拆旧建新，而建起的新房依旧青砖黛瓦，依旧传统样式，半截楼也依旧没盖起一栋楼来。我向往现代化的生活，于是，走出故乡，走进了城市。

时间真快，眨眼30年过去了。尽管期间曾不止一次地探家，这次归来，面对眼前的景象，我还是惊讶不已。几年未见，村里不仅建起一院院别墅式的小楼，不仅硬化了街道、安装了路灯，不仅普及了电视、电动车，连液化气也走进了不少人家的厨房。目睹此景，我不由忆起当年的城乡差别，真切地感觉到了家乡历史性跨越的脚步声。

寄宿堂弟新建在村头的小楼里，一大早，我便爬上楼顶，想要圆早年看家乡日出的梦。东方的柠檬黄渐渐地由淡变浓，开始亮起来，但绝不炫目，令人想起老黄牛的颜色，赭红中透着金贵的黄，自然地铺展开来，铺成一条恢宏的地毯，纤尘不染，准备迎接新生的太阳。

太阳终于大驾光临。但不像《登泰山记》中描绘的海上日出，下面没有“红光承之”，倒像一个削光了皮的西瓜，裹着团蜜汁似的瓜瓤，红润润地滚上了地毯。田野顿时热闹起来，大豆、玉米、苹果树……沐着晨风，一起跳起了丰收舞。更有“铁牛”不甘示弱，“嘟嘟嘟”高歌一曲，嗓门远比当年的老黄牛高亢、激昂。

月牙儿隐身。蟋蟀敛声。刚刚还红润欲流的太阳顷刻间凝固起来、坚硬起来，坚硬成一枚硕大无朋的勋章——是要颁发给牛娃叔和老黄牛的吧——闪耀着辉煌，以不可遏止的气势，升高，升高……

哦，新的一天开始了。

## 感怀

鹿斌

昨看

雨歇风消莫看枝，落花一地捡来迟。  
红颜绿鬓人去后，最怕凋零似那时。

独立

木末风来凉似水，唐星宋月流云里。  
玉楼深处鸟关关，遥想幽人应未起。

即怀

吟花酌月与时违，厌炙甘蔬骨未肥。  
唯有思如三月絮，无风也作漫天飞。

端午寄远

莫为有心听落雨，只教无绪过端阳。  
梦中欲撷一枝艾，万里悬君思我窗。

辞酒

莫道豪情今已无，也非酒薄与盘疏。  
羞他横槊赋诗句，一饮千杯我未如。

吃杯茶

薄烟微雨望天涯，梦里犹思二月花。  
欲曙风来声切切，隔帘唤我吃杯茶。

梦株洲友人

十年几度约重游，空负韶光似水流。  
闻道湘江春正好，花间置酒待吾否？

题与诸友人石榴树下聚

丝丝小麦黄时雨，剪剪榴花红处风。  
不为诗浓酒香故，何来一瓣落杯中。

小小说

## 幸福

姚桂霞

早饭后，王奶奶颤巍巍地走出小院，来到村东头那棵歪脖子柳树下痴痴地望：放假了，这帮孩子今天有空回来不？小花狗摇着尾巴用嘴嗅嗅她的裤腿，又伸出红舌头舔舔她手中的那根枣木拐杖。她用拐杖轻轻点一下地：“一边儿去，尽跟人添乱！”小狗仿佛懂她的心思，撒着欢儿跑向路边。

老村长吸着烟走过来，笑着说：“老嫂子，你起来得真早啊！”

“他叔，你也早啊！”她应声回答，“他婶子去孩子那儿，还没回吗？”

“嗯，这疯婆子跟着他们去泰国、新加坡玩去了，野得也不知道回家了。”老村长的埋怨中隐含着骄傲。

“啧啧，她去外国玩？你家满仓可真厉害啊！”王奶奶咂了一下嘴。

“俺满仓五年里被局里提拔两回。这次他们去国外度蜜月非要带着我们，说让我们看看花花世界。哈，飞机、轮船，满仓让我坐过多次了，山珍海味也吃了，老了，我哪儿也不想去。我家那老婆子愿意跟着他们疯，就让她疯去吧。”老村长的眼里满是幸福。他说完又吸了一口烟，悠闲地吐着烟圈。

“满仓刚结婚？他去年不是——”王奶奶一脸迷惑。

“是，去年他和媳妇离婚，又娶了他的办公室秘书，可那女人整天嫌弃我孙子，他们结婚不到三个月又离了。这不，他刚找了一个局长的外甥女，旅游结婚去了。唉！”老村长想到小孙子，心口有点堵得慌。

“那孙子跟谁过啊？”王奶奶一听孩子，有点着急了。

“有保姆照管呢！”老村长说，“这小家伙长得比我还高呢。”

“俺大孙子今年考上了博士，老二家的闺女也读研究生了，小三家的孩子都上六年级了！过得真快啊！唉，我三个儿子都仿他爹，木讷，一辈子老实本分，只会教书。”她话语间有几分自豪，也有几分失落。

“咱知足吧，老嫂子！老哥走得

早，那年月你一个人供养三个孩子上学，太不容易啊！”老村长竖起了大拇指。

“还得多谢谢你！那些年，多亏了队里对我们娘儿几个的照顾啊！”她感激地对老村长说着，又朝东边路上望了望。

她这一望，惊得喊出声了！

“他叔，你快看，俺的孩子们回来了！”她的眼睛里顿时发出亮光，脸色也红润起来。

“奶奶！俺想你了！”小孙子从电动车上跳下来，搂住她的腰。

“奶，这是我从北京给你带的桂花糕！”大孙子扶了扶眼镜，腼腆地说。

“奶奶，这是我妈给你买的新衣服！”孙女挽着她的胳膊甜甜地笑。

“娘，这是我今早钓的鲫鱼，你爱喝鲫鱼汤，这鱼很新鲜呢！”小三憨憨地望着娘。

大家叽叽喳喳地围着王奶奶说着笑着。这热闹的情景惹得小花狗摇着尾巴围着大柳树一圈圈地跑。

孙子们簇拥着王奶奶回家。小院里的欢笑声把柿树上的麻雀都震飞了。

又一天，王奶奶走出院门就见胡同口围了一群人。她听见邻居们议论着：“老村长突发脑溢血，没拉到医院就走了！”

她愣在那里许久，用衣袖擦着眼泪，反复说：“这人啊，咋恁没筋骨，咋几个还好好的，今儿说走就走了！”

有人悄悄对她说：“昨天满仓刚下飞机就被逮走了，听说是他以前那个秘书举报的。”

还有人说：“在他家翻出很多金条和古玩呢，都是人家求他办事时送的。”

天阴沉沉的，似乎能拧下水来，柳梢动也不动，几只燕子绕着柳树低飞。

雨点滴下来了！村外的水泥路上传来满仓娘的哀嚎，声声凄凉。